

苏联文学教学研究参考丛书

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 编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苏联文学教学研究参考丛书

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 编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 编译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75 字数：204千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统一书号：10243·24 定价：0.97元

前　　言

作家的创作劳动，作家创作过程的奥秘，向来是读者感兴趣的问题。五十年代国内翻译出版了《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和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谈作家劳动的《金蔷薇》，曾在读者中引起较大的反响。近年来，各地又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可是评论作家作品的书，特别是介绍作家创作的书和文章仍然微乎其微。为了帮助文学工作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了解和研究苏联当代作家作品，同时为大学文科新开设的苏联当代文学课程提供一些资料，我们编译了这本《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

本书选译了艾特马托夫、邦达列夫、格拉宁、拉斯普京、普罗斯库林、舒克申、特里丰诺夫、瓦西里耶夫和西蒙诺夫等九名苏联当代作家的二十四篇创作经验谈，他们虽然只是苏联当代作家的一部分，但都是当代比较有影响的著名作家。这些作家分别从事科技、农村、战争和道德等题材的创作，有各自的生活道路和创作生涯，作品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各异，思想艺术水平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创作经验谈都涉及到作家创作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原则，作家如何体验生活，作品的构思是如何产生的，作家如何选取材料、提炼情节、塑造人物和锤炼语言，作家如何在继承前人文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艺术革新，以及作家如何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技巧等等，所有这些内容作家们都是结合自己的创作甘苦，联系自己的经验教训来

加以阐述的，内容比较生动、丰富。苏联当代作家的思考和探索，他们创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既可以作为文学工作者和初学写作者的参考和借鉴，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帮助我们了解苏联当代文学的现状及其发展的某些趋势。

—

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苏联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化，经济文化也有较大的发展，社会生活的这些变化和发展不能不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和创作思想。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思想家和艺术家永远不会如我们惯于想象的那样，安闲地坐在奥林普山的高峰上……他们是经常地、永远地处于不安和激动之中。”^①近三十年来苏联当代作家确实经常处于不安和激动之中，远的如五十年代中期时代的交替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活跃和混乱，社会思潮的动荡和变化，近的如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道德问题的尖锐化，这一切都激荡着当代作家的思想和感情。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他们认真思考文学的使命和思想审美作用。他们的创作和创作思想确实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他们努力摆脱以往存在的“无冲突论”、图解政治和粉饰现实等创作思想的束缚，力求深入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表现现代人的道德心理冲突和内心世界的变化，注重发挥文学的道德审美教育作用。

生产题材和科技题材过去主要是表现生产中革新和保守

^①《托尔斯泰论文学》第206页，苏联国家出版社，莫斯科，1955年版。

的冲突，向来被认为是枯燥无味的题材。近年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作家的注意力已经转向表现科技革命条件下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和生产过程中的道德伦理冲突。格拉宁就敏锐地觉察到，在科技革命条件下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忽视人的道德价值所造成的种种弊端。他说，“在科技革命过程中，人越来越成了一种机能……这种机能性会使人变得单调、畸形，文学则捍卫人性的完整，保护人的内心世界”。^①

从事农村题材创作的作家同样突出感到科技革命和农村城市化给农村传统伦理道德带来的巨大冲击。面对这种冲击，他们的作品不是去具体描写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革命的过程，而是着力表现当代农村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和人的道德面貌的变化。艾特马托夫谈到，吉尔吉斯农村“现在的人和过去不一样了，不象以前彼此之间有那样密切的联系。”他认为社会不论有多么高度化的组织，“总是更加需要精神食粮”。作家应当“把自己关于精神价值的概念，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美，什么是坏的概念传达给读者”，促使读者思考“人的道德的主要价值、责任感，即一切能使人成其为人的东西”。^② 拉斯普京也谈到农村题材创作的特点是“从道德方面研究人的个性”。^③ 他说，“在我看来文学首先是培养感情，首先是培养善良的、纯洁的和高尚的感情。”^④

战争题材创作近年来也出现新的情况。不少作家已不满足于一般地描写战争的事件和进程以及战士的英雄主义，他们力求深入表现战争胜利的道德因素，英雄主义的道德根源

①《科技革命·个性·文学》，《文学俄罗斯》1978年6月2日。

②《作家——时代的良心》，《吉尔吉斯文学》1980年第4期。

③《人的净化》，《星期》周刊1977年第36期。

④《我不能不同马焦拉告别》，《文学报》1977年第11期。

和人在战争中的道德价值。邦达列夫谈到，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描写“战士们在前线怎样每时每日地战胜自身”，怎样战胜自身的恐惧感而表现出平日的勇敢精神，表现出人的力量。^①瓦西里耶夫认为选择女兵作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主人公，是为了使小说“富有一定的道德含义和感情色彩，”是为了突出表现“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的主要东西，”也就是“支持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不失尊严地接受考验的那种道德力量。”^②

二

苏联文学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近三十年来虽然有很大的变化，作家的艺术风格日趋多样，也包括向西方现代派文学吸取了某些表现手法，但其主流仍是现实主义。

许多当代作家始终坚持把真实反映生活当作自己创作的基本原则。舒克申提出，作品要“彻底真实”，作家就要敢于讲真话。他说，既要表现“劳动者的真实”，也要表现“寄生虫的真实”，“善的真实和美的真实——这就是真正的艺术的对象，就是最高的道德”。而作家怎样才能够讲真话呢？他认为，“这意味着要忧人民之所忧，乐人民之所乐，想人民之所想，因为人民永远是了解真相的”。^③西蒙诺夫写了一辈子战争小说，他一贯坚持这样的创作原则：“努力遵循生活的真
实”^④，“以非常现实主义的笔调描写战争”。^⑤

①《致我的读者》，《探索真理》，现代人出版社，莫斯科，1979年版。

②《主题应该比情节更重要》，《书的世界》1979年第5期。

③《道德就是讲真话》，俄罗斯苏维埃出版社，莫斯科，1979年版。

④《写在新的创作之前》，《文学问题》1961年第5期。

⑤《既是自白，也是宣传》，《文学问题》1978年第12期。

不少当代作家力求按照现实主义原则塑造人物，努力表现人物性格的真实性。特里丰诺夫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城市居民。作家着力从各个方面，更加复杂地表现这个“具有中等文化水平，过着小康生活的阶层”。他说，“我只尽力做到一点（而这也并非有意识地），那就是寻找生活中遇到的绝对真实的性格，竭力反映他们内在的真实性”。^①拉斯普京也反对用单一的笔调描写人物，主张写活生生的人。他说，“我不善于把这个人物写成白的，把那个人物写成黑的。我认为不可能只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活生生的人”。^②

当然，许多作家并不满足于揭示人物性格的真实性，他们力求通过艺术的典型化来塑造典型人物。例如格拉宁的作品就往往是以真人为原型，但又不拘泥于原型，其结果是“从原型出发，越往下写就离他越远”，或者是“选择你所熟悉的两三个人物，把他们揉合在一起，熔炼成一个人物”^③。他善于把生活细节的真实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突出人物的典型性格特征，着力表现当代人的精神探索。瓦西里耶夫认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兵多是“综合形象”。他从不满足于描写心中的某个原型，而是尽力概括“在极不相同的环境里遇见的各式各样的人”的特点，并且“总是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幻想和想象包括进去”，力求塑造出典型人物。他说，“不应该在艺术形象里寻找同具体‘某

①《短暂中求永恒》，《文学问题》1974年第8期。

②《在莫斯科大学创作讨论会上的发言》，《莫斯科大学学报》（语文版）1977年第3期。

③《总该有人迎着雷电》，《文学问题》1977年第7期。

某人”的共同之处，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时代的特征”。^①

这些当代作家还重视按照现实主义原则来安排作品的情节。他们反对脱离生活瞎编，力求在现实生活基础上进行情节的提炼，使之符合生活的必然，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例如有人批评西蒙诺夫的小说《生者与死者》“没有结尾”，主人公的下落没作交待。作家对这种看法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样的描写正是符合战争初期的真实。他说，“描写这样一场战争的小说，没有必要循规蹈矩地遵守情节的经典要求，一味大编特编，把所有出场人物的发展线索都象给女孩子编辫子似的编出一套所谓‘严整的情节’。我感到，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的情节编得越巧妙，它最终离开生活便越远”。^②又如拉斯普京，他在安排情节方面既善于通过情节的独特转折来表现主题和人物，又十分注意情节的发展应当是自然的，可信的。

三

有些人以为作家的工作既神秘又轻松，只要灵感一来作品就源源不断。事实恰恰相反，当代作家的经验再次证明了作家的创作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他们的成功之路是一条不断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的道路，是一条刻苦学习文学遗产并加以革新创造的道路，也是一条毕生呕心沥血进行艺术探索的道路。

作家在实践中不断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是文学创作的基础。仅就本书所选的九名作家而言，他们在登上文坛之前都

(1)《是真实还是虚构？》，《文学评论》1973年第3期。

(2)《写在新的创作之前》，《文学问题》1961年第5期。

已经有了坚实的生活基础。西蒙诺夫、邦达列夫和瓦西里耶夫卫国战争期间一直在前线作战，他们对战争有亲身的体验，对士兵非常熟悉。格拉宁是工学院的毕业生和研究生，长期当工程师搞科技工作，写起科技题材作品就游刃有余。舒克申、艾特马托夫、普罗斯库林和拉斯普京则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村十分熟悉，对农民很有感情。特里丰诺夫本人是知识分子，又长期生活在莫斯科，他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这些作家谈起文学和生活的关系都有很深的体会，好似有说不完的话。舒克申认为只有把生活摆在首位，再加上运用技巧，才能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普罗斯库林十分注重作家对生活的亲身体验，他认为对描写战争的作家来说，“体验死的感觉，体会战争的气氛和环境，这是最主要的”，^①作家只有把这种亲身体验的现实熔铸到艺术作品里，才能打动读者，影响读者的心灵。直接经验固然重要，间接经验的补充也必不可少。西蒙诺夫说，“当然，写作时总想更多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依据。不用说，亲身的经历总强似间接的补充吧。但是间接的补充也是必要的，有时还要大量地补充”。^②

作家的创作除了要有生活基础，同时还要依靠文学传统和文化修养。一些有成就的当代作家都有自己师承的古典作家，普罗斯库林就深有体会地说，“没有过去的文化传统，没有我们赖以成长和发展的那种文学，是不可能写出长篇小说来的”。^③但他们也不墨守成规，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①《灵活的、富有生命的体裁》，《文学报》1978年第10月11日。

^②《既是自白，也是宣传》，《文学问题》1978年第12期。

^③《生活的忠实旅伴》，《星火》周刊1979年第47期。

勇于进行革新。西蒙诺夫主张，为了保持独特风格和不丧失独创性，作家不仅应当继承传统，而且必须抗拒传统的吸引力。^① 拉斯普京也提出必须正确对待西方文学的影响。他曾一度盲目迷恋西方文学，但很快又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他说，“在这方面故乡的土地和故乡的根基帮助了我……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我大概是写不出作品的”。^② 我们看到苏联五十年代曾涌现出一大批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可是后来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脱离了生活，抛弃了传统，一味模仿西方文学，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作品了；而另外一些人则是把自己的创作植根于故乡的土壤和本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结果他们个个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成了当今苏联文坛的佼佼者。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深思的。

有成就的当代作家的成功也是同孜孜不倦的艺术实践和呕心沥血的艺术探索分不开的。例如邦达列夫，他既是列宁文学奖金和国家文学奖金的获得者，也是刻苦、勤奋的劳动者。他说，“风格的形成只有靠勤奋。为了发生某种奇迹，也就是为了使你写的作品显得光彩夺目，文学工作者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③ 他谈到，作家在创作时是“置身于精神和肉体的高度紧张之中”，作家对每部作品“都付出自己的一部分生命，都灌注了自己的心血”。^④ 因此，他把作家的劳动称之为“甜蜜的苦役”，并认为作家只有不以追求功名利禄为目标，

①《既是自白，也是宣传》，《文学问题》1978年第12期。

②《在莫斯科大学创作讨论会上的发言》，《莫斯科大学学报》（语文版）1977年第3期。

③《致我的读者》，《探索真理》，现代人出版社，莫斯科，1979年版。

④《“甜蜜的苦役”》，《探索真理》，现代人出版社，莫斯科，1979年版。

而以追求真正的艺术为目标，才能自觉地承受这种“苦役”。

以上我们只是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扼要地介绍了本书的主要内容，这当然无法包括全书的所有问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本书九个作家是按照汉语拼音字母排列的。每个作家都写有生平创作和所选文章论点的简介，文章所提到的重要作品也作了简要的介绍。

所选的二十四篇文章均译自苏联文学报刊和作家论集，大部分全译，只有个别几篇作了适当删节。

由于我们对作家的研究不够，所看到的材料有限，每个作家所选的文章不一定十分精当，也可能遗漏一些重要文章，而且各个作家所选的文章也不够平衡。类似的缺点一定还不少，我们恳请读者指正。

全书由潘桂珍和程正民负责编辑。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

1982年10月

苏联文学教学研究参考丛书

出版说明

本丛书主要是向外国文学工作者、文艺理论工作者及高等院校文科师生提供苏联文学方面的有关资料、专著以及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等，以利于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

丛书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编译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等方面的专著，或专题论文；
2. 重要作家、文艺流派的代表作选译，或按不同题材、体裁、风格选编的作品专集；
3. 对教学和研究工作有较大参考价值的资料汇编；
4. 其他。

本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编译，分辑出版，每辑有一个或几个专题。

目 录

前言	(1)
艾特马托夫	张敬铭译 (1)
作家——时代的良心	(3)
邦达列夫	吳新生译 (16)
致我的读者	(18)
人是一个世界	(35)
瞬间	(39)
“甜蜜的苦役”	(44)
格拉宁	刘 宁译 (52)
总该有人迎着雷电	(54)
问题与答案	(79)
拉斯普京	程正民译 (88)
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90)
在莫斯科大学创作讨论会上的发言	(103)
我不能不同马焦拉告别	(110)
人的净化	(116)
普罗斯库林	钱善行译 (122)
灵活的、富有生命力的体裁	(124)
生活的忠实旅伴	(132)
舒克申	陈宝辰译 (137)
道德就是讲真话	(139)
我对短篇小说的理解	(153)

“我出生在农村……”	(158)
特里丰诺夫	马志洁译 (171)
短暂中求永恒	(173)
城市和市民	(203)
瓦西里耶夫	潘桂珍译 (211)
是真实还是虚构?	(213)
主题应该比情节更重要	(222)
责任感	(231)
西蒙诺夫	李毓榛译 (241)
写在新的创作之前	(423)
既是自白，也是宣传	(256)

艾特马托夫

钦吉斯·艾特马托夫(1928——)是苏联吉尔吉斯作家，他的生活道路坎坷不平。1937年他的父亲成了苏联国内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年仅九岁的艾特马托夫跟着母亲回到了他的出身地吉尔吉斯农村。卫国战争时期，尚未成年的艾特马托夫不得不挑起村苏维埃秘书的重担，此后还担任过农机队的税收员和统计员。卫国战争结束以后，艾特马托夫才重新获得了学习机会，1953年毕业于农学院。但他的个人志趣始终在于文学，直到1956年，他终于进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高级班学习。1958年毕业后，曾任《吉尔吉斯文学》杂志编辑和《真理报》驻吉尔吉斯特派记者。

艾特马托夫是带着鲜明的吉尔吉斯民族特色登上苏联文坛的。他的成名之作《查密莉雅》(1958)以及荣获1962年列宁文学奖金的中篇小说集《草原和群山的故事》(包括《查密莉雅》、《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骆驼眼》、《第一位教师》)，写的都是吉尔吉斯的自然风光：草原、山脉、泉水和村庄，以及在那里生活和战斗的劳动人民。六十年代以后他又写了《母亲——大地》(1963)、《别了，古利萨雷！》(1966)、《白轮船》(1970)、《早仙鹤》(1975)、《花狗崖》(1977)等中篇小说。这些小说在触及苏联社会矛盾方面有逐步深化的趋向。电影《别了，古利萨雷！》和《白轮船》先后于1968年和1977年获得苏联国家奖金。他的作品大都表现道德主题，而且每部作品都各有特色，别有新意。近年来，艾特马托夫自觉地加强了作品中

的哲学意味，他在《白轮船》中开始运用神话和民间传说来烘托和渲染作品抑恶扬善的主题思想，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1980年艾特马托夫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这部小说集中地反映了作家近年来所进行的艺术探索，获1983年苏联国家奖金。

艾特马托夫精通俄语，用母语和俄语都可以进行写作。精通俄语有助于他从俄罗斯文学宝库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他特别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稀世之才就在于，时间过得越久，他的名字和作品就越加深入人心”，“……他永远在教导我们思考人类生活中永存的搏斗——善与恶之间的斗争”。^①由此可见艾特马托夫在其作品中特别宣扬抽象的善恶观念的一个根源。

《作家——时代的良心》一文是东德文学评论家伊尔姆特劳德·古奇凯访问艾特马托夫的谈话记录。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有关《花狗崖》和《白轮船》的创作问题。通过这篇谈话可以看出，这位作家对艺术创作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在进行严肃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他认为“在高度发展的社会里，人们更加需要精神食粮”。他认为“艺术应该帮助人们扩大视野”、“切实地了解现实”，而这就是文学的使命之所在。

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艾特马托夫认为作家“必须探求认识世界的新领域”。谈到《花狗崖》的创作时，他说：“我写的是惊险小说。我希望促使读者思考的是人的道德的主要价值、责任感，即一切能使人成其为人的东西”。这段话可以概括地说明他的全部创作的主旨。

谈到运用神话和民间传说这种手法时，艾特马托夫表示

^①艾特马托夫《严酷无情的现实主义》，《真理报》1971年11月12日。